

家有仓鼠的日子

◆ [山东·沂水] 薛俊美

每天下午，儿子总要拉着我去街上玩。那里，有一家迷你宠物店，各式各样的小笼子里住满了孩子们喜欢的小动物，有蝥蝥、仓鼠、小乌龟，还有五彩斑斓的水蛇吐着吓人的信子……

儿子兴奋地转来转去，还不时和身边的小伙伴交流几句：看那个小乌龟，真好玩！看着儿子恋恋不舍的样子，我答应他可以买一只喜爱的小动物回家，但前提是必须保证照顾好它。

儿子精挑细选，买了一只小仓鼠回家。小小的笼子里，一只小小的、乖乖的仓鼠好像知道我们在把它带回家，懂事地眨着眼睛。儿子一路上对着笼子叽叽喳喳，好像捡到了一件宝贝。

家里多了小仓鼠，儿子的生活顿时丰富多彩起来。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小仓鼠打扫卫生，弄走剩下的烂菜叶、瓜皮，放上干净的菜叶和新鲜的瓜皮，整理好仓鼠笼子里乱糟糟的一切，看上去小仓鼠帅呆了。它不时在笼子里走来蹦去，一刻也没个安闲，逗得儿子哈哈大笑。

最妙的是小仓鼠还会装死呢！前几天，我差点儿被狡猾的小仓鼠吓了一跳。回到家，我看到仓鼠一动不动躺在那里，我碰了碰笼子，晃了晃，小仓鼠一点儿反应也没有。坏了坏了，是不是天太热死了呀？我急得喊楼下正在和小伙伴玩的儿子回家，不然仓鼠死了可真让人难过啊！

儿子回到家，左看看，又看看，然后笑着对我说：老妈，你太笨了！我这只仓鼠会装死，它是在逗你玩呢！

装死？我摇摇头不相信。儿子说：那好，让我证明给你看！只见儿子找出花露水，洒在小仓鼠的鼻子周围。很快，小仓鼠就打起了阿嚏，还很管用呢！原来，小仓鼠对刺激性较强的气味很敏感，能在第一时间嗅到。看着小仓鼠活蹦乱跳的样子，我故意皱着眉头埋怨仓鼠：唉，你呀真是个坏家伙，我差点以为你完了！

儿子掰着手指头告诉我：妈妈，除了能用香水、花露水刺激性气味刺激小仓鼠外，还可以拿一些仓鼠喜欢的食物瓜皮啊菜叶啊什么的给他们吃。装死的仓鼠一闻到新鲜食物的香味，贪吃的它自然就露馅了。

听着儿子如数家珍一般道来仓鼠的爱好和习性，我不禁对这个一向马大哈的儿子另眼相看了。自从仓鼠来到我家，儿子就承担了仓鼠的吃喝拉撒，把仓鼠生活的环境打扫得干干净净。有一次还对我说：老妈，我就负责一只仓鼠的生活就这么辛苦，你照顾我和爸爸的生活肯定更辛苦吧？说得我心里很温暖。

家有仓鼠的日子，我看到了儿子的成长和可喜的变化，懂事多了，会照顾和心疼父母了，也变得细心了，这一切都源于这只只会装死的小仓鼠。

“小仓鼠，真可爱，会装死会耍帅。”听着儿子自编的儿歌，我和先生也被逗得哈哈大笑。家有仓鼠的日子，蜜一样的甜。



冯仁华新疆摄影作品选

扎龙湿地看丹顶鹤

◆ 素隐



我们到达齐齐哈尔市的翌日上午前往扎龙湿地，去看一看耳闻已久的丹顶鹤。

扎龙湿地是国家保护级景区，占地面积极大，我们坐环保车环绕参观。湿地水草肥美，空气清新湿润，待到达鹤群的聚集地，我们便下车步行。水滩的那头有个巨大的围笼，清晰可见那闲庭信步的大鸟，黑白分明的羽毛，想必就是丹顶鹤了。

放鹤时间一到，工作人员打开笼门。丹顶鹤纷纷展开庞大的翅膀，飞向天空。远远望去，一条起伏如浪黑白相间的曲线悬于天际。鹤群逐渐朝这里飞来，于眼前时方才发现原是鹤的翅膀后端呈黑色，待

张开飞行时，在雪白毛色的映衬下格外美丽，可谓惊鸿一瞥。鹤群的飞行整齐华美，引得游客们欢呼雀跃。丹顶鹤又渐渐远去，逐个栖于水滩的那头。

丹顶鹤收起翅膀时，黑色的羽毛聚于尾部，优雅的颈项亦呈黑色，头部与身体雪白而富有光泽，头顶的一抹暗红便是它名称的由来。鹤形态之雅致——尤其纤细修长的双腿和灵秀动人的颈部——也难怪古人以仙喻之。鹤无论行走或站立，腿皆笔直地支撑起身体，其步伐显得高贵却不高傲，自有一番脱于世俗的体态。当鹤直立上身扭颈回眸时，身形曲线之剪影较任何一尊名家雕刻都要巧夺天工；曲项啄食时，那完美的弧线将鹤之仙灵展露无遗；弯腿奔走时，如行于云雾之上般轻盈；振翅抖毛时，颇具冯虚御风之翩然潇洒；低头拱背时，又像一个庞大的雪球，十分可爱。

古人云：“闲云野鹤”，我又素羡林逋“梅妻鹤子”，鹤理应嬉戏于自然，没有束缚，仙鸟栖于山林。然而人类对自然的破坏使它们失去了家园，而如今又不得不被人保护起来。围笼之鹤复可谓之为鹤焉？



鸡趣图
刊头国画:陶文瑜



今年“海葵”抵达上海前夕，不经意间发现自己在二楼办公室案上，那盆里植有吊兰的绿叶丛中，出现了一只浑身碧绿的硕大螳螂（见图）。

自己的办公室坐落在浦东新区

华夏东路（内环高架）北侧，随着该路两旁绿化的不断繁茂生长，加上公司内部还有一个不算太小的绿色花园……它完全可以在其间养尊处优地生活，为何斗胆入室到花盆里作客？这倒也是一件新鲜事。

我赶紧取出相机为它拍照留影。当我举起相机时，它好像有些怕羞，抑或是害怕自己受到外界的侵



微钓微养寻微趣

◆ [江苏·大丰市] 王慧令

上午9点钟到了，此时火辣辣的太阳照得水波银光闪闪，十分刺眼，闷热的天气像蒸笼一般，痴迷的我早已忘却了老伴规定的时间，依然十二分投入地在死盯着那晃晃悠悠的浮漂，要不是老伴的电话来催，我还准备继续钓呢。而正当我收竿时，奇迹发生了，手竿上飞上来一条长约2厘米的微鱼，由于今天除此而外没啥收获，虽说是钓翁之意不在鱼，在乎山水之怡情，可是无战果而回，总觉得向老伴无法交代吧！这下好了，“炫耀”的资本终于浮出水面了。

一踏进家门，当我将这条微鱼倒入面盆中，把个老伴笑得是前俯后仰的：“噢，钓了半天，脸晒得通红，就钓了条这么大的鱼呀。”

“要不是你限时，我肯定不会这样的……好，算了，让我把它处理了。”我似乎有些委屈与嗔怪道。

“别，能钓到如此小鱼，说明老公还挺有两下子的。”老伴瞧着面盆里的微鱼，那漂亮的身段与花纹恰似美人鱼，那游泳姿态不亚于七彩神仙鱼，那眼神酷似孔雀鱼，她动心地接着道：“不要扔了，扔了多可惜呀。好歹也是你钓上来的。这样吧，我收养了。”

我将家中原有的养鱼缸清洗消毒，老伴到街市上重新买回了增氧泵，看着这条不知名的微鱼在鱼缸里上下左右得意地翔游起来，我与老伴面面相觑会心地开怀大笑。

又到了一个星期的周末，老伴建议我再钓几条像这样的微鱼回家，理由是此鱼太孤单了。可是任凭我怎么刻意垂钓，总是令人失望地回归。即使钓到一些小鱼，也都在5-7厘米以上，这些鱼如果放进鱼缸，又担心微鱼成了它们的口中中餐。

还是老伴主意多，灵机一动让我到花鸟鱼虫市场上去买些微鱼与其做伴，我俩去选了又选，挑了又挑，发现只有斑马鱼微小可般配。于是买了30多条，一放进鱼缸，与原家中的微鱼融为一体，小斑马们齐遨游，不由使你联想起非洲大草原上的万匹斑马齐奔腾之壮观……

让我欢喜让我忧的小猫大老黑，出生时像个秤砣。之后，它母亲又生下同胎它的三个漂亮妹妹。

再没有别的名子比“大老黑”更适合它了。它背部布满了黑毛，鼻子旁重重一块黑，犹如美丽画面上面的一个败笔。比起三个妹妹那漂亮小花毛，它显得黑不溜秋。可它肚子和脸面还算白净，这为它挽回了一点面子。

大老黑喜欢睡觉，除非吃饭能让它醒着。它睡意十足，三个妹妹在它身上蹦跳玩耍，翻滚踢腿，它照例呼呼大睡，鼾声迭起。

它们长大了，开始跑到草地上玩耍。邻家的一只大公猫色眼眯眯地挑衅起它三个漂亮的妹妹，这时，尽管比邻家公猫小很多，但为了保护妹妹们，大老黑还是勇敢地冲了上去。为此，它常被撕咬得鳞伤遍体。尽管如此，它也从未停止过保护妹妹的行动。每次，我总是心疼地给它上药，喂它好吃的。渐渐地，它壮实起来，越战越勇，终于有一天，邻家的猫打不过它。

大老黑生平第一次抓老鼠。它把老鼠叼在嘴上，在我面前得意地晃头摆尾直表功。不知是兴奋过度，还是疏忽大意，它竟然把嘴松开了。谁知那老鼠只是被它咬住后吓得手脚失灵，并未伤到筋骨。老鼠偷眼看看大老黑，见它仍在得意之中，便悄悄活动了一下手脚。这时，老鼠看准了身旁柜子与墙之间那个狭小的缝隙，很小很小，那是大老黑绝对钻不进的地方。趁我们没注意，老鼠哧溜一下，钻进了那个缝隙中。速度之快，令大老黑瞠目结舌。

这下轮到大老黑郁闷了，没想到一个疏忽竟然把到嘴的美食给逃掉了。它瞪大双眼，在缝隙前来回环绕，腮帮子气得鼓鼓的，喘着粗气，哇哇大叫。那老鼠在缝隙里可得意了，对着大老黑左右扭动，手舞足蹈地跳起了迪斯科。我屏气凝神，将柜子轻轻移动，缝隙越来越大。老鼠感到不妙，急得乱蹦。只见大老黑一个猛子扑来，死死地咬住了老鼠，咔嚓，那老鼠四腿一蹬，便一命呜呼了。

多年前，大老黑突然失踪了，据说是被贩卖小动物的贼人抓走的。对它的牵挂总也抹不去，每当忆起它的片段往事，总有愉悦在心头。

▼ 大老黑和它的三个漂亮妹妹
王文超 摄



螳螂避难

◆ 吴乃良

附在吊兰丛中，见到我来，它两只凸起的眼睛骨碌碌地转动着，似乎在向我致以“早安”。就这样，它在花盆里生活了整整两天多的时间，直到“海葵”警报解除的当天傍晚，我将花盆端到打开的窗前，大约过了5分钟，它才依依不舍地展翅飞到了窗外的一株香樟树的树冠里。

呜呼，这只螳螂莫不是也有台风登陆的预感，惧怕台风而临时到我室内的花盆里避难来的？